

## 293 中庸二二：自用章

大家下午好！昨天晚上七星连珠，今天二月二日“龙抬头”，一个绝妙的日子！今天我们讲正式课中庸第二十二讲：第28章自用章。其实这章是《中庸》涉及到问政问题的非常重要的一章，也是子思在讨论政治问题非常重要的一章。

好！按照老规矩我先念一遍。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这章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涉及到儒学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必须将儒学正本清源，正本清源的工作需要用现代的概念和逻辑还原儒学圣人的正宗论述，因为也涉及到我们对当下一些问政问题的看法。“中庸之道”在当下的运用它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所以我们把这一章放到一个极高的地位。

比较早推崇《中庸》的是韩昌黎，韩昌黎推崇《中庸》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中庸之道”在某种意义上，特别是孔子到曾参到子思一直到孟子都是主张“大一统”的。反对“大一统”的主要是道家，另外一种也是反对“大一统”的主张“无政府主义”的是墨家。是儒家和法家主张大一统，但儒家和法家的路径又不一样，儒家主张的是一种相对社会化的大一统，而法家主张的是“君王专制”，有一点点像法西斯主义。

韩昌黎是在当时大唐藩王割据之后重新提到了儒学，特别是《中庸》，以此作为削藩的理论依据，以《中庸》的思想来统一大唐民间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削藩的重要性的认识。大唐在韩昌黎等努力下将

《中庸》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到了宋朝《中庸》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儒家的经典。

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儒家的圣人们、前辈们是主张“君主立宪”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主张“君主立宪”或者是“天子立宪”，这是了不起的思考！要知道这是2500年前！而大英帝国进行“君主立宪”如果算早的话也是800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在春秋末期已经在思考“君主立宪”的问题，这是人类政治史上的非常伟大的进步！了不起！

同时我们儒家的先贤们是主张“大一统”的，是反对个人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所以子思开篇借用孔子的话来批驳一些错误的认识。孔子的话说的很重：“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这话非常的重！“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你生活在今天非要去回到古代去。“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你非要这样做你肯定会祸及自身也祸及子孙的。这段话的出处今不可考。

但我知道回到2500年前春秋末期，诸侯开始割据，要议礼，要制度、要考文了，他要玩自己的一套，而他们（当时诸子百家兴旺的很）各自在诸子百家中找自己的理论依据、逻辑基础，其中就涉及到两个当时非常显赫的门派：“道家”和“墨家”。

“道家”天然的认为政府是坏的，所以他希望退回去回到上古。他返古不是返到夏商周而是部落状态，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他是希望回到这种小国寡民的状态去。那个时候没有天下、没有天子、没人管，更自由、更舒服（这是一般的认为），他实际上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的一种状态。当然墨家是不同的，墨家认为政府有问题并且主张人民起来与政府对抗，他是“无政府主义”但他并不完全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这里的反古之道，实际上在春秋末年盛极一时，因为大家对当下的政治现实不满意，那怎么办呢？孔子克己复礼是复周礼，而老子这一脉他们连周礼都不想复，他们要直接回到上古时期，认为那种部落

时期的状况，民风淳朴，更好一些。而这种认识，我们在当下的感受是强烈的，因为他很像现在我们的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状况。其实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叙事。

而这种观念在大唐的时候被藩镇割据，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被诸侯王用了去，他们要去掉天子、去掉天下，要自尊为最高统治者，他们要切入立法，要搞自己的一套。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反对统一大市场，并不介意割据对生产力的破坏，对人民生活的破坏。他们也不强调强大国家对草民的庇护，所以形成了这种非常尖锐的对立，与儒家尖锐的对立，而且这种对立在有的时候变成了对儒家的一种误读。

以至于后世很多学者都认为儒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它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以至于我们上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批儒尊法，到了一种状态。当然将来有时间可能在结束中庸的课的时候，我会讲一次这件事情。立法权下沉会不会有问题呢？问题很大，为什么要天子立宪，君主立宪？立法权下沉，我讲一段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吧。

我大学毕业以后在文教司，在行财处(行政财务处)工作过一段时间。约略在1988年，我们注意到辽宁省的财政开支急剧攀升，超越了其他省的行政经费的上涨速度。于是就组织了调查组，我是组员，然后去辽宁做调查。调查完了以后，发现辽宁在搞乡镇级的人大和政协的建设，所以经费有一个非理性上涨，并且人大政协要养许多的人，就是公务开支在迅速地攀升。

后来这个调研的结果先是写签报，然后又写了个正式的报告。我们的意见是务必取消在乡镇一级建立人大和政协的尝试，而且应该是在法律上禁止。因为它是个立法机构，立法权下沉之后，它就会产生一系列地方的立法。地方的立法不光是地方增加人大、政协部门和人员的问题，这些机构一旦完成立法，下沉的立法会跟国家级的立法产生冲突，乡镇的立法会跟国家的、省的、市的、县的立法产生冲突。

主要这个立法会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它对于统一的中央集权、建立统一的大市场是一种讽刺，它是一种破坏。我们现在要搞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拆除各种壁垒，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立法权下沉之后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因为我们省级人大、市级人大、县级人大，其实都有一定的立法权，会形成一系列的、很多是莫名其妙的、具有法律性质的规章制度，它形成了非常糟糕的地方保护主义，不光是人的问题。

你可以想见当周朝礼崩乐坏之后，立法权下放到诸侯，诸侯之下可能还有，像鲁国的三桓专鲁，三大姓各占一块地盘，各大地盘如果再去自行立法，你知道天下这个法乱成一锅粥了。其实使整个国家变得极其破碎，不但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也使整个的国家在破碎中变得越来越没有效率，反而变得极其混乱，严重的影响了国家整体的实力，也严重的伤害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所以第二十八章真的很重要。

原本我还是有些想说的，我想放到最后我们再来解释。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地方保护主义与地方的这种壁垒，相对而言还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部门割据、地方割据，对统一大市场仍然有很多的问题。另外我一再强调去全球化是伪命题，一会儿我们到最后再去讲这个东西。此文我认为也是圣人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一次非常严厉的无情的批判，因为“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这话说的非常重，即便是放到今天，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它也是很重的。

好，我们进入正文。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其实这段话不可考，什么场合，对谁说，说谁？不可考。但我大体上把儒家主要的东西过过，所以我觉得意有所指。因为市上传的都是老子如何厉害，孔子在老子面前显得完全不够超凡脱俗，甚至有一些不够睿智。我同意韩昌黎的看法，这是后世因批判儒家、批驳儒家，造势而已。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孔子是圣人，老子是仙人，他有他的道理，因为孔子是入世的，而老子并不入世。所以在问政的问题上，孔子可能比老子在这个问题上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愚而好自用，愚指的是智商的问题，贱而好自专，贱指的是地位。越是愚蠢的人，越刚愎自用，越是卑贱的人，越喜欢专制，喜欢控制别人，控制欲非常强。

其实，孔子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猜想他在鲁国，对鲁国的三桓极度愤怒，然后说出这番话。当然了，这里涉及到的背后逻辑就是道家的逻辑。因为他们主张退回去，退回到上古时期，生乎今之世，返回古之道。这里有三个争议。我今天说炮声隆隆，先轰一遍。三个争议：一种说法，说孔子这番话是说自己，说自己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说他克己复礼，就是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说他坚持真理，所以给他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这是一个比较正统的理解。

然而，我认为错的离谱，这不是孔子自谦，说自己愚说自己贱，所以非要克己复礼，这不是！这是胡说八道，非常愤怒，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说反古之道，这个反字不是返回，而是反对，反对古代的方法或者是道路，反对古代的一些东西，这也是胡说八道。我个人翻译，重点在这个“古”上面，是返回上古之道，上古就是返回到尧舜禹之前去，返回到部落时期去，上古之道。

实际上，这是在批评诸侯，无视周礼的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擅自放弃周礼，自行改动，形成各自的立法、制度。孔子说他们是愚蠢，刚愎自用，卑贱却盲目自专。你懂的，我刚才讲我过去的故事。之所以要将立法权下沉，都有追逐门户私利的思考，我本来还想举一些例子，后来想了想，此处不妥，有些例子就不方便讲。你知道，只要愿意将立法下沉并且抢夺立法权的，都有门户私计。（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出自南宋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到了孔子时期，春秋已至末尾，废了周礼，天子已然形同虚设，周礼已然无法约束诸侯，诸侯在玩什么？诸侯在玩：他们对周天子玩无政府主义，在玩个性解放，在玩自由主义，当个人主义产生于集体主义之争，自由主义产生于社会主义之争，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现实。这是古典的个人主义与古典的集体主义之争，这是古典的自由主义与古典的社会主义之争，而儒家是集体主义，古典集体主义和古典社会主义的代言人。如此，你就能理解孔子的愤怒。

什么叫灾及其身也？请记住以下的话：**诸侯之自由，必是小民之灾难；诸侯之自由，必是国破家亡之开始。**其实，我想今天乌克兰的例子大家是懂的。不要小看一般意义的破坏游戏规则，破解。中庸之道讲的最终是个均衡，一旦你把整个的秩序瓦解了，瓦解之后，最受伤的是谁？最受伤的是那个弱者。

所以立法权下沉，会导致春秋战国的时期，小的诸侯被大的诸侯迅速的兼并，在整个没完没了的战争之中，在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喧嚣之中流离失所，另外历史会出现倒退，本来分封建制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取消奴隶制，好多地方又再次恢复奴隶制。底层是愿意割据的，因为割据才有权才有利，割据对底层野心家们来说意义重大，他要的是与权而相伴随的利。而儒家大一统的观念是反对这样做的，而且这种反对引起诸侯的极度不满，所以周游列国不行。

好，我先往下走，然后一会儿回头。上面是孔子的话，子思的话是这样的，子思上来就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这段话古今中外的争议都非常大。非天子就是他主张君主立宪，这也是孔子的一贯思想，他反对立法下沉，就是你不是天子，请你不要议礼，议礼说的是伦理；不制度说的是法理和法律制度；不考文说的是学理，这是天子的事情，如果此事下沉，那么秩序就会出现混乱，他主张天子立法，主张君主立宪。

当然天子立法和君主立宪有巨大的区别，因为君主立宪是要交出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而天子立法，孔子的时代，圣人并未说要交出司法权和行政权。因为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大司寇，就是最高法院院长，当时到底是怎么想，这个在孔子的言论中并无清晰表述，是不是天子不应插手司法和行政，这个暂时没有更好的证据。但我想，天子立法与君主立宪必定有相似之处，因为他要求有一个天下完整的统一的秩序出现。此处虽然几句话而已，但非常之重。

我在《掠过弗莱堡》曾经有写过一句话：“自由美丽得像花儿一样。”然而那美丽的像花儿一样的自由，却是奴隶主的自由，而不是奴隶的自由。今天我在这儿重新延伸一下：自由主义美丽的像花儿一样，然而，那只是立法者的自由，却不是非立法者的自由。所以，将立法权归于天子，天子代人民立法，可能在特定历史时期是一个最优的选择。这段话也可以解释我国建国之后的立法的心路历程。

这段话我想这样说，这是子思的大一统宣言。我先把后边这句话讲完，再倒回来说。子思下一句话跟的是：**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段话争议非常大，清朝有个训诂的专家叫崔树，我觉得中国有好多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非常严重，这个清朝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竟然认为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是秦朝之后的事，所以孔子的时候车没同轨，书没同文，行未同伦，所以他认为此句话是汉朝董仲舒他们加上去的。日本有个汉学家，曾经一段时间在中国那不得了，叫武内义雄，他说，这是焚书坑儒之后加上去的。目前我们现在整个考证过程还没有在考证一个再古一些的中庸的版本，但我认为周礼之后已经做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周天子已经做到了。好，回到前一句话，非天子，不议礼。子思说非天子不议礼，如果乱议礼就不能行同伦了，好不好？

所以这两句话有着逻辑上的关系。子思说，非天子不制度。如果乱制度，就不能车同轨。子思说，非天子不考文，如果乱考文就不能书同文了。所以我认为子思后边这句话实际上是对周礼对天下的贡献

的一种高度肯定。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是在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建立周之后，努力做到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努力做到。后世到了秦，到了汉，做的更好了一些。

如儒家主张的大一统统一的法治不能实现，那么如何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呢？如这个主张是错误的，退回到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部落状态，怎么可能行同伦、车同轨、书同文？如果做不到，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如何提高呢？一个混乱的生产关系，一个受制约的生产关系，是没有机会让生产力水平发挥出来。也就是说没有周礼的贡献，那么不可能形成大一统。

政治上大一统、市场的大一统，也不可能形成资源人才物的最优配置，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持久的中华文明。我认同儒家的主张，儒家的入世是貌似是为了国家大一统，其实主张的是为了老百姓、为了社会。所以我一直认为孔子是朴素的、是古典的社会主义者。道家的遁世，反对大一统，主张个体自由等等等等。

有没有意义呢？我觉得在个人的选择上是有意义的，但作为一个国家可能不好，不然它也不会为诸侯和藩王用来割据，用来作为理论上的依据。这个我最近在梳理清华简，如果梳理的顺利，如果时间够的话，我其实想通过梳理清华简对中国的几大门派做一次整理，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让大家看看在我们诸子百家的这种纷争之中，今天的映射，其实今天的争论在我们春秋战国早有一轮了。

我国古代就有了个人主义，有了自由主义，有了反政府主义，我们古代也有集体主义，也有社会主义，也有民粹主义，这个主要是墨家代表比较民粹，法家相对专制，有点法西斯主义的味道。当然这样的简单类比会得罪好多的学者，我只是做一个映射，其实历史是个大车轮子，它就是转来转去的，它并不新鲜，只不过是以不同的面貌呈现给世人而已。今日美国关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争论，关于这个新自由主义的。



沙利文，拜登的安全顾问，他对新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他认为美国走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极端的状态，就是放弃大一统，要充分张扬个人的自由，出现了某种反制度反社会的倾向。今天特朗普的表现很有意思，这是好的吗？是对的吗？我们不大容易用一般意义上的好坏对错前后左右来评价这件事情，但是中庸之道是可以看到一些事情的。

中庸之道，我在今天又一次强调这件事，我今天正好在上海。我又强调，我说如果威廉二世有足够的眼界与胸怀，他就能容得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不会抓捕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果马克思跑到比利时，比利时能够容得下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么比利时将会是另外一个风景；如果他最后逃到法国，法国不驱逐他们，他们就不会流落到大英帝国。大英帝国是经典的资本主义，也是经典的帝国，但是那个帝国他就包容了马克思恩格斯，不但允许他们写书、出书。

还允许他们在报纸上开专栏，甚至允许他们在伦敦召开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大会。如做这件事的不是大英帝国，是威廉二世，那么今天仍然统治这个世界的应该大德意志帝国。没有大英帝国，也没有美国，应该大德意志帝国。一个放弃了、抛弃了甚至抓捕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的威廉二世，他哪里懂中庸之道，搞好资本主义必须得包容社会主义。如果你不知道允执厥中的道理，走了一条极端，想活太难了。

我们在选择上面，我这里再次批评公知(公共知识分子)，他就是容易走极端。因为他要把它表述的极端了才能表达出那种前卫先进和正确，好像真理在手。他哪里知道包容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英帝国，用马克思主义，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对大英帝国，甚至后边的美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得以为资本主义续命。甚至我一直以来在思考是否西线的社会主义改造，比东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做的更恰当。

中国为什么将孔子作为圣人呢？因为孔子的大一统、孔子的朴素的古典的社会主义理论，延续了中华文明，延续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寿

命，他就是圣人。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你非要说他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你即便是个无产阶级，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我也依然认为你的思考具有严重的局限性。这不是个对和错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坏、对错、左右、上下的问题，这是一个智商的问题。

所以你能理解孔子的愤怒了吧。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这就是公知典型的状态与形象，批得非常之好。我不能老借孔子的话发泄自己的愤怒，我只是说：就第二十八章我看了所有的解释，没有一个是**对的**。这世界怎么了？2500年呐，能不能稍微正常一点，解释一下圣人的学说呢？为什么非要那么扭曲、那么憋屈？就不能好好说话吗？非要捧道家到那个位置上，来贬低儒家；非要捧墨家，贬低儒家；非要捧法家，贬低儒家。好玩吗？

好，我们继续。这还是子思的话，子思一共说了三句话，这是他的第三句话。这个第28章很短，但是它确实是内容极其博大精深。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你看了没有？这两段话其实说得很清晰，而且非常坚定，都是不敢，亦不敢。为什么子思说你即便有其位，你即便是天子了，你如果没有天子之德，你也不敢做礼乐焉。你就算是有德性，但是对不起，你不是天子，你也不敢做礼乐焉。

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美国人写的书，是关于美国建国时期的美国的先哲们的一些争论。它涉及到的是什么问题呢？它既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也涉及到非常残酷、非常艰难的妥协。那个题目就叫《原则与妥协》。他在处理美国的整个的立法过程中的非常激烈的争论，美国的国父们的猛烈的争论。其实子思这两句话是提出了非常残酷的现实问题，只不过，这么多年了，没有人深思子思这两句话的残酷现实。

你知道有位而无德者立法，必伤天害理、祸国殃民。其实无论是夏桀还是商纣，他们都是有位，但他们无德。他们的立法确实是违

背天理天道，确实是祸国殃民的，确实是让老百姓无法生活生存的。我们也见识过一系列的独夫与民贼，他们虽然有了这个位，可能还是合法的位，但确实无德，所以伤天害理、祸国殃民。所以他提出来：有位无德不能立法。为什么？伤天害理。

他又提出来，有德无位，不能立法。因为有德而无位的人，必苟且民意，只顾眼前，无视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因为他没那个位，他有德行，但他可能只是苟且民意。他照顾老百姓的情绪，顺着民意走，搞什么高福利的政策，搞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傻白左，搞什么过度的环保政策。好像是有德，但是他们苟且民意，只顾眼前，无视长治久安，无视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他们是经典的民粹主义。我说的是墨家。

两种的伤害都非常大，有位无德者，没德，他的立法的依据并非是国家与民生，它有巨大的随意性。我就不举例子了。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当代的独夫民贼的立法其实令人发指，你就无法理解他在干什么。但是，如果你看2500年子思就有这样的判断和看法，你不得不钦佩我国古代的哲人的水平。而第二个部分：有德无位者立法。他反对，我也是深表认同的。

因为我在香港经历了回归前后香港所谓的民主化过程，当一群立法会议员，他们讨论经济问题，他敢100次加烟草税，他把它加到天上去，他敢加几倍、几十倍。为什么？因为穷人抽烟，他为什么不加红酒税呢？他为什么不加其它的资产类税呢？他所有的税费都是针对穷人的，他们貌似是被选上来，甚至一个个光鲜亮丽，有光环，貌似有德者，他们有位无德，他们在干什么呢？这就是一段历史啊。

当然，按照子思的说法，必须是位德双全者立法，位德双全者罕见呐。如能做到位德双全者，那可能有一点像君主立宪，有一点像人民立法。我个人将它概述为有天智者立法，因为有天智的人再无私利，但这个太难了。我国有深刻的历史教训。我简单说几句，不能深

说，我这平台要保住。教员在处理国家与资本关系的时候，做过一次试验，我们管它叫文革。

理论上人民夺取立法权就足够了，但是你知道人民群众一旦起来，他就不光是要立法权，他要夺司法权。所以砸烂公检法，熟悉那段历史人知道砸烂公检法，他要夺司法权，他还要夺行政权。所以成立了革委会、工宣队、军宣队替代原有的行政权。在立法权和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皆夺的情况下，整个社会陷入到混乱之中。这个整个的教训是深刻的，不要认为我国古代先贤在政治问题上的思考是一种。

春秋末年，我国的历史的进程已经有差不多两千多年了。从上古到春秋末年，它也是有深刻的总结，深刻的思考的，那个结论到今天看来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尤其是自子思他的中庸之道。以中庸之道去观政问政给出的结论在第二十八章《自用章》，我感受到了一种强大而澎湃的力量。这是令我震撼震惊的地方。无论是他的大一统，也无论是他的这种近乎古典社会主义的情怀都令我感到感动，尤其结合当下的现实。

好，最后一句话用的又是孔子的话。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孔子这段话实际上是想告诉你谁家的制度更好呢？孔子的结论是“吾从周”——我觉得周礼是最好的。其实对中国古代历史稍微熟悉的都知道夏、商、周的进化过程近乎1500年，周就占800年。你知道千年的进化，天差地别。我自己的理解夏朝的建立可能。

夏朝的建立虽贵为天子，可能也就是数十万人而已，可能顶多百万级别。到了周的时候，可能是千万人口级别了。虽是天子，虽拥有天下，但它当时所指的天下的大小完全不同。所以到了周中叶，春秋的时候，大一统中央集权的进化才变得如此之重要。它本身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对生产关系的一种必然的要求。而我们的圣人们竟然在



2500年之前就看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样一个基本的天理，一个基本的逻辑。他们因循天理来讨论制度问题，观政和问政的问题。

但孔子非常谨慎，他说：“吾说夏礼，杞不足征。”就是“杞”这个地方的夏礼保存不多了。你从这来寻找答案非常困难。“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在宋朝，因为宋是商朝的遗族，就是贵族的封地，那个地方保存了一定的殷礼，但是他不认为那个地方的礼具有比周礼更大的先进性。他用夏礼说“吾说”，然后他用殷礼表达的敬意说“吾学殷礼，有宋存焉”，能看到痕迹。“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你如果简单的看孔子这段话，你不会有感受的。回到当下，涉及当下新自由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之争的时候，那么我们是用夏礼、殷礼还是用周礼呢？我们是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路呢？我们是应该学美国呢？还是应该走一条我们自己的路呢？中庸之道是诚明之道，是实事求是之道。我们的主张当然是“至诚无息，为物不二”。这个就算是孔子对制度的一个回答，一个立法的回答。

我一直在强调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中庸之道缘起于尧、舜、禹，成全于周文王，由孔子集而述之。中庸之道应早于诸子百家，甚至周文王演《周易》。道家的后辈、后世认为道家经典，其实是儒家经典，所以我们形成了诸多的误会。其实我们用道家攻击儒家，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来攻击儒家——现在美国人在搞的事情。墨家就是民粹主义、集体主义，欧洲——儒家、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我们的汉唐——法家专制主义、集体主义；我国的秦，当年的德国，甚至是斯大林的苏联，它具有这个特征。

我们思考复杂的问题，可能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在中国历史上总有这样的回潮，就是认为今不如昔，上古都是好的，现在才不好。现在有政府，政府就是坏的，所以我们要自由主义，要个人主义，要无政府主义。政府问题很大，无政府难道没有问题吗？所以今天我们来读第二十八章《自用章》，不由得让我想到了当下的现实问题。

我说了，所谓的去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我请大家注意三个概念，一个是Web3，一个通证化。我想大家去做一个研究就是美国人现在所做的去全球化，并非真的去全球化，而是旧有的全球化形式在做改变。

我让大家研究这些东西，是想让大家去理解美国现在为什么会对数字货币这么感兴趣。为什么对查金库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会处在一个巨变的前夜。市场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波动。是因为他们在另外构造一个新的商品资产的交易系统，围绕着数字化的生态而建立起来。所以他们用通用语言大模型在构建一个系统。另外，商品是可以去全球化的，但是服务不能去。另外，所有的数字化的资产和商品也很难去全球化，因为它本身去中心化是区块链的，所以很多事情你要想深一层。

我今天脑子有点僵住了，昨晚上没睡好。我想我今天就说这么多，有些话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好吧，《自用章》本来是很激动的，但是今天是出差，没有把我的感慨发出来，但我知道这章很重要，我也知道我大体说清楚了，我也知道你大体听懂了。涉及到更复杂或者补充的内容，我看明天下午应该有时间，我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再补几句关于市场方面的事情。今天就这样了，没劲儿了。好吧，那我们明天下午再见。祝周末愉快！随着春天的到来，你也“龙抬头”。好，谢谢大家。